

食话琼崖

绿豆煮夏

■ 杜学峰

绿豆煮夏，清凉而富有诗意。捧着一碗绿豆汤或绿豆粥，盛夏的爱全藏在里面。

忆起小时候，在盛夏的日子里，天热得像发了疯，太阳在头顶照着，地上就像着了火，滚烫滚烫的。几天没下雨，泥土路干起了灰，人走在路上随着脚掀起一串灰尘，像火中冒出的袅袅黄烟。路边的树病了似的，叶上沾着灰尘在枝上打着卷儿，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这样的热天，父亲带着我在棉丛中喷农药，因为天气愈热，灭虫的效果愈好。头顶烈日喷农药，汗水在脸上由虫般蜿蜒爬下，把脸上的灰尘冲成了一道道沟，像现在我这张老脸上的皱纹。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一次，我因喷农药没经验，又兼之在棉丛中曝晒太久，经农药味熏，我突然晕倒在棉田。这下把父亲吓得大喊救人，把旁边棉田打农药的两个年轻人喊来了。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抬着我急急忙忙赶到公社卫生院，经抢救才化险为夷。这时，母亲赶紧煮了绿豆汤送到我的病床前，我慢慢喝下一碗绿豆汤，精神也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绿豆，青绿色泽，有粮食中的“绿色珍珠”之誉。将绿豆捧在我手上像捧着一团绿云，丝丝凉意渗进心里。夏日清晨，母亲常将绿豆清洗洁净，加水用旺火煮开后再用文火慢慢熬。窗外热浪开始汹涌，锅内绿豆汤或粥也在水里沸腾翻滚，似狂舞的绿色精灵。渐渐，绿豆绽开一朵朵花。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在锅里盛开，像睡莲一样好看。

绿豆适应性很强，到处可以种植，三、四月间播种，其苗两尺高左右，其叶小且有细毛，到秋天开蝶形绿黄色小花。绿豆品种较多，早播的叫“摘绿”，可以多次采摘，迟播的叫“拔绿”，只能摘一次，颜色鲜艳的叫“官绿”，皮较薄粉质含量较高，颗粒细小，颜色深的叫“油”，还有“明绿”“毛绿”等等。绿豆食用较广，可做绿豆粥、绿豆汤、绿豆饭、绿豆酒、绿豆糕、绿豆芽、绿豆冰棒等等，是济世的好粮食。

绿豆味甘性寒，夏天煮吃，可消肿通气，清热解毒。将生绿豆研碎绞出汁水食饭，可医治丹毒等多种夏天易发的疾病。李时珍说：“绿豆性平，能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毒，适宜连同豆皮生研后和水服食。”《本草纲目》中还载有这样一事：曾有人喝附子酒太多，头肿如斗一般大，嘴唇干裂出血，用绿豆、黑豆各数碗煮汤喝下，解了酒毒。

每到盛夏，煮上绿豆汤或绿豆粥，那清凉馨香的绿豆香味在空中弥漫着。捧碗绿豆汤或绿豆粥，加上冰糖，慢慢品尝，心里舒坦极了。这时，火热的夏便在心里慢慢清凉起来。

动物档案

斑鸠与信鸽

■ 严敬

斑鸠和信鸽是表兄弟，但它们已彻底割断了血缘关系。

斑鸠是野鸟，养不家的鸟，信鸽是家禽，不养也成家的了。斑鸠的家安在树上，信鸽住在主人给它准备的屋子里。

斑鸠自己四处觅食，信鸽则饮食不愁。前者过着拮据的日子，后者主人给它修建了巨大的粮仓。斑鸠因为贫困，快要养不活子女。信鸽养尊处优，子孙绵延。

清晨，斑鸠蹲在树枝上呼唤自己的伴侣，它朝天飞去，制造了一个很陡的坡度，另一只，从某棵树上，也像它这样的，在天上滑过。信鸽的配偶完全由主人物色，时常更换，有时，它想和一个伴侣厮守，但，这不成。

斑鸠经过一天的劳作，晚上总要回到森林。信鸽的工作，哦，它没有自己的工作，它的生活经常受到主人的打扰，无论到了何处，都要回到主人身旁。

斑鸠不亲近人类，信鸽从不逃离主人。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流年剪影

■ 符力

从小学到大学，我比一般同学多了不止十个老师。那是由于我成绩糟糕，一再成为留级生，惨兮兮的，多接受了几年教育。我没说谎，我真的是一个把书读到教室梁柱子塌下来都升不上高年级的愚笨学生，每次拿到差劲的成绩单，总要问自己怎么会这样笨？怎么做才行？为此，我懊恼又迷茫，沮丧得晕头晕脑的，却还能静静地回到教室里，或者独自回家，踢了树叶，又丢过石子。在那样的时刻，我没逃课、打架、割腕、跳楼，那也是我脑子不够用的原因吗？如今，我鬓发有些发白，还想不通许多事情，却仍记得：我八岁才开始读小学，因考试而起的种种煎熬是从三年级开始的，整整二十年的哮喘病史也是那时候发端的。

记得一个夏夜，星斗稀疏，看不清银河，院子里热烘烘的，我和弟弟写完作业，就躺在草席上闲扯。堂哥和邻居家的哥哥走进来，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摘西瓜？一听到摘西瓜，我俩就起身跟他们走出去，经过村口旁边的老井，向同村阿贞家的西瓜地走去。我还没伸手去抱起西瓜，就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喊：抓贼啦！抓贼啦！有人偷西瓜！

明明是偷西瓜，我却迷迷糊糊地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那样，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盗记录产生了。抓贼的人从老井那边赶过来，很快，就把我逮住了，但很

快，就把我放了。我不清楚原因，也不知道弟弟他们躲到哪儿去了，只好低头回家，蜷卧在父母婚床下最隐蔽的角落。阿贞家的好几个人从西瓜地一直破口大骂到村子里来，越骂越起劲。他们的骂声，惊动了整个小村子，黄狗黑狗汪汪地吠个不停。那时候，我父母在外溪种橡胶，我和弟弟在老家上学，由奶奶管教育。那一夜，我听见有人议论：“看看吧，父母不在身边盯着，两个孩子就学会偷盗，太丢人现眼了！”在那瞬间，我猛然感到了羞惭，泪流不止。那时，我情愿被奶奶拿棍子狠狠抽打，可是，她骂过我几句就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远房叔叔给我们上课，他是班主任，很厉害，一开口就骂人：“我们班竟然出了小偷，昨天晚上，他偷了人家的西瓜！你们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啊？叫败类！是的，叫败类啊！”

半个月后，全校早操结束后，校长站在高台上亮起嗓门讲话：“同学们啊！在你们的队列当中，有两个同学，他们是兄弟俩，他们昨天捡了一大蛇皮袋子拖鞋，交还失主，不留名，也不接受失主的答谢，看啊！这是失主为他们写的表扬信……”

我和弟弟都知道，校长赞扬的人是谁，可是他不知道我弟弟接了那个卖货人的一根冰棒了。真的，他不知道，我后来也没向他坦白过这件事。

不久，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数学考分不及格。远房叔叔问我妈妈要不要让我留级？我妈妈说，他

仲春去了一次霸王岭。虽说不是第一次叩访，但雨中登山却别有一番风致的。

在俗世俯仰久了，乍一进入山里，就会被它的清幽所裹挟。那一天是周日上午，细雨淅沥中，霸王岭更显幽冷和萧索了。沿着“天路”拾级而上，木质的栈道湿湿的，四周纵横偃蹇着参差的古树，不知多少年岁了。它们好似从心底逸出的思绪，葳蕤，野性，与你对视，像娓娓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山的故事……在山里，不妨暂且将尘世的俗事一一屏蔽掉，包括手机信号——因为大声说话会破坏大山太古般的宁谧，只能虔心静气地看，用心去体味和顿悟，慢慢地，褪去社会的角色，还原自然的本性——“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是让你御除繁杂，洒然进入自然人的专属时光。这个时候，踽踽独行，静观细察是好的，结伴而行，步履纷沓也是好的，一切皆自由而散淡，就像一生中难得那么几天，甚至几小时、或一刻钟，不做人多好！就做山中的一朵花，一株草，一脉山泉，一声鸟鸣，无需对谁负责，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只对自己负责，多好！……远离尘世喧嚣的山岭是一处磁场，吸引着多少人寄身其中，悠悠但岁。王摩诘中年丧妻以后不再续弦，一直独居终南山。静笃的心性使他祛除了一切不必要的欲念，独居山中，只偶尔与少年裴迪对对诗，以作遣兴。中国的汉字满是禅意，与山在一起的人容易得道成仙，王维后来人生趋于仙境，达到天人合一的圆满，也成全了他山水诗巅峰地位，睥睨千古……

走了一段，有点累，停下来，细看四下云蒙雾纤，如入仙境，忽闻前方传来说话声，天声人语似的，误以为是天上神仙对话，其实是前行者的空中交谈，黄钟大吕般声声入耳……

山顶有一亭翼然，可容人小憩——是对登山者辛苦攀登的最好奖赏。因为体力的缘故，有几位年长者中途而退，无缘登临顶峰，很是抱憾，但人生又何曾事事圆满呢？有一些缺憾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些人不谙此理，事事求圆满，头撞南墙也不回头——殊不知凡事得有个度，超越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这就是老聃所言的“道法自然”吧。

下山就从“霸道”走。有流泉汨汨，山石累累，不经意走进柳宗元笔下的灵秀山水间。山泉是山间奔突的精灵，低吟浅唱，一路清欢，给幽寂的山间带来生机和灵动。有人在泉边摆出姿态用手机拍照留念。在千年如斯的大山面前，人不过是天真憨变的孩童，大可不必拘谨，放浪形骸，啸傲歌呼一把，大山是不会介意的。有时候做回真我，本我也不容易啊——人更多的時候，得像戴着面具的小丑一样，整天忙于逢迎，穷于应付，做无谓的拙劣表演，勉强至极。忽然想起明代王阳明的诗：“人间白日醒犹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两非还两是，溪云漠漠水冷冷。”这位堪称传奇的心学大师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全能冠军”，官场顺遂，风光八面。此诗是他任山中感念和思考人生的随意之作，深奥的哲思叫人低回不已！

细雨中独行，并不感寂寥，竟有独享一方山水的惬意和恬适，不由地吟诵起苏轼的那首著名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先生一生历尽坎坷，但他始终葆有达观放逸的精神和一颗不泯的童心。“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荣辱不惊、跌宕自喜的自画像，生动而传神。晚年他谈起自己被一再贬谪的经历，没有半点悲戚和艾怨，倒有几分得意和骄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难怪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蹉跎在高低起落、崎岖蜿蜒的山路，仿佛行进在漫长的人生道路，纵有万千磨难，也要斩棘披荆，奋力前行……

山间有三三两两的野花，招摇在草木榛榛间，那份艳丽和矜持，不由得让你惊艳和讶异，而后驻足良久，舍不得离开。

栈道上积满层层叠叠的落叶，恍如铺展一地的酒金笺。落叶记录了一段空明的时光，记录了山中植物的成长史，千枝落叶就是一部山林的壮美史诗，卷帙浩繁，气势雄沉。踩着落叶前行，窸窣窣窣之中闯入了山林静默的世界，好像踏步在山林的历史深处，流光荏苒，风烟横逸。

下得山来，出口不远处有瀑布飞泻，流珠溅玉，一片莹白，水流訇然有声，在空旷的山谷间久久回荡……

我在水声中似有所悟，又似一无所得，然后噙然离去。

我的迷糊求学路

还小，那就留一年吧。就那样，我留级了，第一次留级了，心不甘情不愿地留级了。

在四年级，我的成绩好了起来，总分数保持在五名内。我爸爸为此欣喜得有些过了头，见到班主任老师一次，就感谢他一次，还说把外溪的红鲤鱼送给他，才对得起这份教导恩情。而到了五年级，我的成绩又差了下去——主要是数学让人没办法，无论怎么准备，一进考场就慌张答错题。那一年，我考不进县里的重点中学，只好留级复读。于是，我遇到了林业宏老师。我的测试分数比较高，再次成为学校挑选的五个应考县中学的培养对象之一。林老师对我有信心，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为我们开小灶，让我们专攻题海。我注意到凤凰花开得如醉如痴的那天，我们五个小伙伴背书包，提行李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那年月，交通还不够方便。林老师带我们徒步穿过林宅、茂洋村和立亮村的地界，接着走了不止四公里长的沙土公路，才坐下来等待开往县城的汽车。那一次，我再度冲刺县中学，却又铩羽而归，只好到镇上去读初中。起初，我没能从压抑的升学感受中解脱出来，经常在课堂上走神，被老师抓起课本砸过几次脑袋；我经常从噩梦中醒来，有一次，梦见林业宏老师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里自习，梦见他伸手把我拉过水沟，带我走上沙土公路，走向离三角亭很近的那个车站，梦见我含泪抚摸他那被汗水湿透衣衫的，微微驼着的后背。



《东方新港》(重彩油画) 周昌新 作

冷暖人间

日光穿树晓烟低

■ 张懿鸣

老家的房子经历了三十年风雨，终于不得不重修了。这一次盖的是混凝土房。年过花甲的父母从城里回到了老家，把土坯房变成砖房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村里的人都到城里安了第二个家，空房子到处都是，父母借住在邻居家里。人退鸟进，人隐草深，十几年间，人离开了这个小山村，环境却自然地保护了起来，这里俨然就是野生植物的天堂。

我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到能闭着眼睛在脑海里勾勒出每一棵道边小树的样子。然而离开了这里十几年，小村的模样已经变得陌生了起来。许多儿时被人们踩得光溜溜的道路如同一根根肠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化系统，人们在这个系统里繁衍生息。

种菜是农村人与生俱来的本领。父母都是种菜高手。今年清明节前，母亲在微信上留言：买点豆角、黄瓜、辣椒种子，我和爸开了一块地，今年夏天的菜有保障了。微信学会了，母亲经常在微信上留言。白天上班时，她就留文字，晚上她就留语音，她知道我们白天上班不方便听语音。她一直就是这么细心，以致于刚刚六十岁，头发全部苍白了。远处看她的头，就像冬天的山顶上飘下了一夜的雪，白的多，黑的少。

人都离开了村子，原本连地埂都利用上，种了作物的地，现在连地中间都长满了荒草。荒草的种子，年复一年，秋天落下，春天又萌芽。几年下来，长得结结实实，夏天看像厚厚的绿毯，秋冬看，像骆驼背上的毛。若是一条黄色的乡下土狗睡在地里，准是找不见的，浑然一体。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把这样一块地开出来种菜的。我在城里，坐在明亮的房子里想，肯定是像我小时看见的那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往里挖，一铁锹一铁锹往前翻。翻出草根，每一棵草根还要在锄头和锹把上磕，生怕草根里的肥土流失掉了。磕下了土的草根集中放在一起，太阳下暴晒上几天，又成了烧制农家肥的好原料。翻出来的土，在太阳下很快就变干，再下上一场雨，土就变得松软，在地块中开出排水沟，再整出播种的沟槽，一块地就算是整好了。

在地头边，腾出一小块，用作苗圃。从邻居家借来做营养钵的农具，做成一个便于移栽的营养柱，把种子安放在营养柱的顶部小窝里，这里就是它们的家了。它们身下的土将是养育它们的母土，几天或十几天后，从这些营养柱里将长出嫩绿的新苗。城里的种子，他们即将在这偏僻的乡村扎根，我心里直打鼓，它们能适应家里的气候和环境吗？会不会水土不服，长不出来？母亲说，你太瞧他们了，种子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母亲在乡下生活了几十年，又跟着我到城里住了十来年，她做过食堂的杂工、宾馆的保洁员、服装厂的杂工等七八份工作。这次再次回乡，丝毫不见她有什么违和感，换上农作时的衣裳，她瞬间又变成了一个田间劳作的农民。

母亲这种随时接地气的本领，多么像这春天的种子一样，遇到土壤就能生根发芽。

菜园的地埂上，生着几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茶树。以前每年，母亲都会在田埂、地坝里，在屋后的松林里，去寻找野生的绿茶。采来嫩绿的小芽苗，或者直接煮成水，或者放在大锅里炒干。这种天然的无任何污染的野草，是清火平肝的好东西。类似这样就地取材的，还有地上四处恣意生长的蒲公英、紫花地丁、车前草、茵陈蒿、鱼腥草……

母亲说，你在外吃的饭，又运动得不多，长期下来，体内的毒素就多了，这些天然的东西，偶尔喝一喝，对身体好处处。

我每次回乡乡下，后备箱里都会塞得满满的。无独有偶，我在朋友圈的朋友圈里也看到了类似的照片，天下的母亲都是如此的相似，母爱都是如此的相似。

诗路花语

卜算子 七仙岭仙境

■ 陈健春

骤雨绿空山，碧远千般秀。
云里巅峰七仙舞，阆苑舒长袖。

风邀醉桑田，泉解平阳袖。
任自闲闲穿脚下，笑着黄昏瘦。

琼中什寒村

■ 王健强

披云掠雾近空天，
揽胜什寒不慕仙。
榕挂千须摇岁月，
花牵百色逗幽泉。
山兰酝酿笙箫乐，
南药滋繁紫绿椽。
火种刀耕藏史册，
黎苗梦里唱娟娟。

上弦月

■ 左秀英

卧在无边的星星演奏的声音里
有没有给不眠者以节奏
有没有预备一个时辰
给遗弃者，一颗述说的星星
一个枯井的荒凉
转吧，转吧
没有绳索的转轮

时间这东西永远不生锈
走不坏。只是石级太多
膝盖有伤。扩散
时光。

上弦月一个安静的形状
带着昏黄，昨天的明亮
我在月光里聆听

岁月定格在嘉陵江深处
窃听到一个洗衣女的期盼
泪湿的夜。

与一杯蜂蜜水对视

■ 大海

你原本就是一杯水
本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你又不是平常的白开水
琥珀般的蜜汁
在掺和下尽管已经融化
但那赏心悦目的柠檬黄
和袅袅升腾的醉人香雾
不经意间便泄露了你深藏的秘密

在你即将与我的口舌亲吻之前
我还要用眼睛好好地触摸你
看看你在杯中是如何的柔情蜜意
我要用心记住
你点化平淡日子于的脉脉温情
我要和你长久对视
表达出对酿蜜者的深深敬意

我还会耐心等待
等待彼此充分的交流
直到时间把温度和味道调得刚好
然后低头畅饮

院里老石磨

■ 张华

青黑色的老石磨
是老家院里的老故事
与多文山的背影重叠
与村后坡瓜藤上的黄花相忆。

它在榕树下吱吱的歌声
安放过我童年的牵挂
它此时的寂寞
还神于村庄起伏的蝉声
它在树荫下的沉默
叫我无端想起夏天和过去
老石磨的圆槽里
一层仿佛世外的尘土与落叶
在我心上积存了怀念

它碾出白米，薯粉
碎出三月的鸡屎藤
它转了一圈又一圈的岁月
把乡村曾经的日角熬成馨香
它守在院子一角
新起的平房和瓦屋
落了一地的枯叶
与它的心事一起晾晒在午阳下
风不传话
人也一时忘忘了
昨天黄灿灿的谷子
和白森森的米粉
已经沉默在老石磨的时光里

老石磨斑駁了
低眉慈目的绿苔
一场雨来做客
流云来回巡视
挽着秋天的收成
把喜事酿满了村落